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
古今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牟子序

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新舊唐志同梁僧祐宏明集有漢牟融理惑論三十
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惑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太平御覽引牟子數條雖
字句異同皆在理惑論三十七篇中知隋唐志所載牟子即是書也後漢書牟融傳融代趙熹
為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則相距已百餘年牟子非融作明矣宏
明集題下有注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之名不見於史據自序云先是牟子將母避
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不就是牟子本蒼梧人未嘗為蒼梧
太守或下脫從事掾史等字自序又云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
荊州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又云牧弟為豫章太守為桀融所殺時牧遣騎都
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
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云云疑牟子避亂交州未嘗居官宏明集作蒼梧太
守牟子博傳豈從其後而署之耶抑別有其人耶是書雖崇信佛道尚不悖於聖賢之旨故隋
志列於儒家吾師淵如觀察愛其為漢魏舊帙錄出別行屬頤煊考校其事因識其始末於卷
首仍題漢太尉牟融撰者因隋唐之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爾

嘉慶丙寅正月二十三日臨海洪頤煊撰

牟子一卷一名理惑論

漢 太尉牟融撰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太守。為中郎將。卒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妹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物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玉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廕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嘗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坐。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歔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瑤。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乎。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統經其外。毫釐為細。閒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無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寶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眾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可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邱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卑踰羊淩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採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卻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

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締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公。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說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上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鸞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公。且猶之與。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詔。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頤。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

相好。美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傳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損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為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樂。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魍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

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質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措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疣之。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于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佛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和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瞍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上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故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誓以

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句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大挈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挈親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

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僂負薪以壺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福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當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羣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者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餽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

目。此言宜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絺綌。被締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賞孟軻之說。詰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絺綌重裘。預備雖早。不免於患。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

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懼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眾口。至音不比於眾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咏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相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眾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釐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

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末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廩倉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為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煨，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蚋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蹠蹠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閭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寢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飮欲滅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寢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憺怕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微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歲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昏迷

淫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自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卻疾不病弗御鍼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早已惟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鍼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者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眾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眾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為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眾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眾私淹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